

蒋伯潜

解

四书新解

上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蒋伯潜
解

四书新解

上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四书新解/蒋伯潜解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 6

ISBN 978 - 7 - 5675 - 5398 - 9

I. ①四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儒家②四书—注释
IV. ①B222.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43578 号

四书新解 (上、下册)

解 蒋伯潜
项目编辑 许 静 姚之均 储德天
审读编辑 陈 才
装帧设计 卢晓红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 -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- 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 - 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 - 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/>

印 刷 者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
开 本 700 × 1000 16 开
印 张 36
字 数 478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75 - 5398 - 9 / B · 1025
定 价 78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- 62865537 联系)

刊行序

余幼读《四书》，仅能上口，圣贤微言大义，无从窥见其一二。辍学经商，在上海与夏萃芳先生办商务印书馆，又与陆费伯鸿先生创办中华书局，未几又创办世界书局，四十年中，无不与书业为缘。其中茹苦含辛，垂成而败者不知凡几，而总其大要，无不立业于艰困之际，成功于奋勤之中，乃知困难之来，正天所以玉成吾人也。同时佚豫喜乐，足以肆志，而疏忽粗略，即为败事之根。斯时回味《四书》中一二语，遂觉无不深中肯綮，可见圣贤救世之心，发为言论，垂训万古，非无故也。急欲得其意趣，而学浅才疏，未能会通，因请同邑王缙尘先生为之讲解。

先生学识富丰，究心经学，每多创获，解释尤不厌往复再三，曲譬善喻，务在发其聋聩，开其茅塞。更觉以前种种经过，或困于心智，或局于论量，或囿于浅见，或昧于时势，未能应付得当，有时心旌摇摇，无所适从，皆见理不明，读书不多之故也。岁月空过，老大徒悲，每一念及，为之慨然兴叹。今听先生讲解，乃知圣训出于体验，事业根于学问，立身之本，诚正二字足以尽之，处世之道，忠恕二字足以概之，百川以海为宗，群言以圣为宗，否则，词华虽工，亦徒以饰鞶帨、如心意而已，非所以立己立人也。

当一·二八沪战发生时，炮火连天，鸟无静枝，鱼无恬波，老弱填于沟壑，妻子散而至四方景象之惨，亘古罕见。思彼孔孟二圣当春秋战国之世，暴乱日作，欲救以仁义，而时君皆迂视之，不得行其道，乃退而授徒著书，以遗后人。时至今日，《四书》非救人之药石乎？因又请王先生演为广解，期业

务之暇，资以自习。总念圣人之言，如菽粟布帛，皆人心之所恒具，天理之所常在。为父兄者，苟得此一帙，置诸案头，便足教其子弟。人人能教其子弟，则社会国家可臻于和平，而一切尔诈我虞，杀人越货之行为，皆可免除，岂特尧舜？小康、大同盛世，庶几近之。版既侵，名曰《广解四书读本》。复虑义有未周，理有未契，曾请硕学名儒，一再校订，八一三事变以后，又请富阳蒋伯潜先生重加译述。盖余自经营书业，出版书籍数十万册，从无若此书之慎重者，以深知圣人之言，皆吾人日用之珍。身由之而修，业由之而建，政由之而成，教由之而兴。译得其当，理随事解，语或乖迕，差以千里，不可不慎也。稿既成，因易名为《语译广解四书读本》。呜呼！经师难遇，经师尤以通俗为难，若蒋先生之所译述，庶无间然矣。

又事变以还，人心多怀疑惧，书业尤呈紧缩状态。甚者痛心于当前之损失，日夜忧叹，不知所措。余皆深非之，即世界书局总厂被占，损失达数百万金，余亦未尝置念，而日日思所以自勉者，惟此后如何计画，现时如何努力而已！即在同孚村粹芬阁延聘通儒学者，编撰群籍，数年之间，成数百万言，此书即其一也。天不假缘，衰病侵寻，深惧溘然奄化，无以见余之志，故先将此稿付儿子志明印行。大地沉霾，兵祸未已，深愿世人手此一编，以为立身行事之标准。所望读者勿以偏见自专，勿以断章取义，勿以附会趋时，勿以违圣为高。

余老矣，傲天之幸，得以康复，更当尽力书业。万一不起，即以此为一生出版之纪念。

民国二十八年四月粹芬阁主人绍兴沈知方序

叙

粹芬阁主人沈知方先生，三十餘年前商务印书馆之老同事也。当时先生主发行所，余主编译所。虽同一机关，以职务攸分，乃不克朝夕相见，因此，先生之学问志趣，亦不得其详。但知先生之精明强干，既立功于商务，后即创办中华书局，又办世界书局。至今，此两大公司屹然与商务鼎足而三，屡经战乱，营业未蒙停顿。先生之功，有足多焉。先生既歿，哲嗣志明能世其业，竟竞焉继志述事，以先生平日最服膺之粹芬阁《四书读本》，印行公世，俾学子得自修善本。岂唯表扬先德？抑亦嘉惠士林，一举而两善备焉。昔赵普以半部《论语》佐宋太祖得天下，余乃恍然于知方先生事业之成就，决非偶然，其根本所在，实得力于《四书》也。志明以是书出版，属为弁言，因述余与先生之关系如此。至于《读本》之内容，则唐、蔡诸叙已详言之，可勿赘矣。

民国三十年三月蒋维乔叙

广解四书读本足为后学津梁，即曾经熟诵者，亦资印证。

吕思勉

序

数十年前，英公使朱尔典回国时，福州严几道先生流涕送之，以中国之陆危也。朱公使语之曰：“中国无虑危亡。可虑者，吾欧洲耳。”严讶而询之。朱曰：“中国有宝书，发而读之，治平之基在是矣。”严询：“何谓宝书？”朱曰：“四书五经是矣，而四书为尤要。”呜呼！外人之尊吾经借若是，而吾国忽焉不讲，岂非大惑不解者耶？庚辰季秋，沈知方先生哲嗣以《粹芬阁四书读本》见视，属为序言。余受而读之原书，盖知方先生主稿，而蒋君伯潜佐成之，蔡君可园为之序。书成，适值知方先生花甲之辰，可谓最高尚之纪念。是编虽间杂语体，然为浅近易解起见，其苦心可谅也，其中索隐，皆有独得之处，而分类一部，尤能提纲挈领，爰申其意而为之序。

《论语》一书，为道德之渊藪、政治之纲领，与修己治人之道，悉备于此。近今学子，多有未读《论语》者，若不知分类研究之法，何由得其门径？清阮文达尝采取《论语》言仁各章，别为一篇。余仿其例，拟分十类，曰学、曰孝、曰仁、曰信、曰政、曰君子小人之辨、曰六艺论、曰教育立品准、曰人心风俗鉴、曰至圣救世不遇略史，而学、孝、仁、政四者为尤要。非孝无以为学，非仁无以行政，比类读之，别其为浅为深，为精为粗，而研究之、力行之。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可谓君子儒矣。

或疑居今世而论古大学，不免近于迂阔，不知自古以来，学制随时变更，而学道则万世不易。孟子论学校曰：“人伦明于上，小民亲于下。”明伦者，明德之效；小民亲于下，亲民之效也。列为三纲领，分为八条目，格致诚正，其

全体也；修齐治平，其大用也。古本《大学》，列“诚意”章为修身之本，而诚意尤在谨好恶，自“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”起。其后“正心”章，有所好乐，有所忿懣。“修身”章，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。“治国”章，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“平天下”章，惟仁人能爱人，能恶人，反之而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，皆以好恶为纲维。而篇末则曰：“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”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又曰：“小人之使为国家，灾害并至。”呜呼，可畏哉！治国者其懍之哉！

《中庸》精义，具于首章。性命本源，不在空谈，而在力行修养。其大要有三：曰涵养，曰省察，曰扩充。涵养者，戒慎恐惧，寂然不动，未发之时也；省察者，莫见乎隐，莫见乎微，慎独之功，未发将发之时也；扩充者，已发之验，致中和之要，天地之大，人犹有所憾，弥纶辅相之力也。而下篇则归结于至诚，不诚别无物，诚伪之界，人心生死之判也。诚故能成已成物，而心日以纯，不诚则自用自专，而心日以死。余于自著《中庸大义序》中已明揭之，又作《中庸首章五辨》以精研之。《中庸》准《周易》而作，经纶天下之大经，其在斯乎？

孟子生战国之世，目观战争攻杀之惨，慨然曰：“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也。”今世一大战国也，吾辈志在救人，非熟读孟子之书，阐发其学说不为功。余尝分《孟子》为十类：曰孝弟学、曰尊孔学、曰心性学、曰政治学、曰贵民学、曰非战学、曰文辞学、曰外交学、曰雄辩学、曰气节学。人心滔滔于利，安其危而利其灾，故七篇之始，首辨义利，大声疾呼以救之，其篇末叙道统之传，而先之曰经正则庶民兴，庶民兴，斯无邪慝，民生胥渐，泯泯棼棼。正气一振，则邪气自消，所以提倡而廓清之者，非吾辈之责而谁责哉？

余尝有言：“救国先救民，救民先救心。”而救心大要，当训练国民之知觉。知觉宜清而不宜昏，宜通而不宜滞，宜先而不宜后。若事事落于人后，国之所存者幸矣。孟子言良心，言良知，又引殷元圣之言曰：“先知觉后知，先觉觉后觉，灵警之谓也。”然惟知觉之善良者，乃能灵警，否则为机变之巧

矣。《论语·季氏》篇言生而知之，学而知之，在“九思”章前，是知觉在思想之先矣。《中庸》言生知安行，学知利行，是知觉在力行之先矣。《大学》言致知格物，郑君解之曰：“知于善深，则来善物；知于恶深，则来恶物。”朱子解之曰：“推及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，皆合外内之道者也。”明王阳明先生解之曰：“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，正其不正，以归于正。”引孟子之说以释《大学》，所谓由善良而至于灵警也。今日欲求救心之法，当以阳明学为主。余尝著《阳明学术发微》，窃愿学者读之，救心以救民，救民以救国，质诸邦人君子，或不迂视吾言。

太仓唐文治茹经序于海上南阳寓庐

语译广解四书读本序

沈知方先生既卒之明年，其子志明持《语译广解四书读本》请序于余。余与沈氏有姻娅之雅，顾未识先生也。志明且以《粹芬阁藏书目》赠，乃知先生平昔收藏富，不惟《诗》《书》启后，而将以先觉觉世之后觉者也。低徊之，不忍置。

先生之于是书也，自序曰：“圣训出于体验，事业根于学问。立身之本，诚正二字足以尽之；处世之道，忠恕二字足以概之。”呜呼！余二十五岁而孤。当先君子易箴之日，执吾手曰：“尧舜之道，孝弟；夫子之道，忠恕。持此以往，庶乎可以为人。”余深志之，不敢忘。及建光华大学，其始也，以“知行合一”为校训，其后易以“格致诚正”。先生所谓诚正、忠恕者，适相合焉。乌得无言？

先生又言曰：“《四书》非救人药石乎？身由之而修，业由之而建，政由之而成，教由之而兴。译得其当，理随事解，语或乖迕，差以千里。”呜呼！天生孔子，为万世师。孔子圣之时者也，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皆得圣人之一体，其言所以救时也。自春秋以迄战国，天下汶汶矣。其祸始于身之不修，故孔子曰：“修己以安人。”曾子曰：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？”子思曰：“反诸身不诚，不顺乎亲矣。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”孟子曰：“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”。渺焉一身而事之建、政之成、教之兴，皆其责焉。危矣哉！重矣哉！故《大学》曰：“壹是皆以修身为本，其本乱而末治者，否矣。”然则《四书》者，其修身之本与？

由汉以来，注《四书》者众，而集大成与紫阳朱子。谓紫阳不讲训诂，而学之为效、习之如鸟数飞，其注《论语》，开宗明义，精切如此。谓紫阳再三易稿，求无弊而已，圣意转隘，不知中人以上可以语上，圣人多为中人以下言也。高而无当，奚取焉？

余自幼熟读《四书》，而《学》《庸》《论语》且读朱注。及长，取孙夏峰《四书近指》、李二曲《四书反身录》、黄薇香《论语后案》更读之，益有以发挥旁通，然非所以语初学也。

先生于《四书》，可谓勤矣。先之以王缙尘先生之讲解，继之以硕学名儒之校订，终之以蒋伯潜先生之译述，广采汉宋诸家之说，间为朱注补正。其竞竞于“语或乖迕，差以千里”者，诚郑重之也。虽然，非王、蒋诸先生好学深思，精心结撰，使读者明白晓畅，而得津逮之功，何能成先生之志哉？惜乎，书出而先生逝矣！然书在，而先生不死矣。抑余尤有言者，曾南丰曰：“论诂之便而讳其败，言战之善而蔽其害。相率而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胜其害；有得焉，而不胜其失也。”今也，利害得失之间，显著于寰海矣，岂惟中国哉？而中国自唐虞、三代而下，莫不有学。其人自幼至于长，未尝去于学之中。学也者，小而六艺，大而天下国家，无所不包；形上、形下，格致与诚正并重。其学《诗》也，兴、观、群、怨，而外必曰多识鸟兽草木之名，又岂以空疏无具之躬漫焉而谈民人、社稷哉？

今海外且译《四子书》矣，彼岂无所见而为此迂阔乎？亦知其有不可少也。人以为不可少，而我忽之，慎矣。况斯读本明易浅近，温故而知新，下学而上达，古之语录，求人能晓其意非异也。吾愿学者手此一编，以正其心，以修其身，以端其趣，以去其蔽。措之天下国家，其本既立，知识技能亦遂之而余裕矣。质诸邦人君子，以为何如？

民国三十三年四月鄞张寿镛序并书

粹芬阁四书叙

戊己之交，天下大乱。在南，惟上海一埠以外国租界得以无事。然日接于吾耳者，大炮之震撼与夫啼饥号寒之声之惨且烈也。呜呼！此诚千古未有之奇变也哉！余与知方先生日夕相见，未尝不蠹然伤怀，而叹祸变之来之有自也。症结不去，一旦横溃，以至于此，夫岂吾人之所逆料哉？虽然，苟有所见，但尽其力，不见效于今日，又安知不为天下后世法？彼孔孟不见重于当世，而著书立说，谆谆焉，惟恐其不尽也。数千年来，昭若日星。

若宋儒所集之《四子书》，盖尤其精粹者也。东方诸国人士，奉诵不辍，上下竞竞，以修齐治平为立身行事之大法。至于今日反以激成大变，以教伐为事，使孔孟而生于斯世，吾知其痛心疾首为何如也！此固不仅一时一国之忧也，学术无界域，道义无畔岸，得其真际者，即为世界人类之范畴。西方有圣人也，东方有圣人也，或制器械以节人力，或树德义以范后世。其所以为圣者不同，而淑世振人之心，固未有异也。是宜取而诵之，详以考之，使人人即于大同升平之世，而无后祸变之生。其志弥大而心弥苦，其言近迂而其理实最亲切而有味也。请通人为之解释，盖再度矣。虽然孔孟微言大义，固未易尽也，非得真儒为之修订，犹未惬吾意焉，子能为我图之乎？既而又曰：“吾年将六十，生平无可纪念者。此书成，即吾最荣耀之纪念品也。”余方踌躇无以应，适老友伯潜先生仓皇自富阳避难来沪，余因以请。阅数月而书

成，豫計印布之年，即知方先生周甲之期也。于是，三人視之而笑，乃為之叙，亦以知大炮聲中迂闊有如吾三人者。嗚呼！

二十八年七月廿二日叙于上海粹芬閣

可園蔡冠洛

蒋 序

二十五年冬，粹芬阁主人沈知方先生以余友蔡君可园之介绍访余于西湖，余与先生始相识。翌年春，余左足以跌仆废。及秋，中日之战起，杭州、富阳相继陷，匿山中逾半岁，以可园之招，避地来沪，得复与先生相见。前年冬，先生出《四书广解》稿，谓曰：“《四书》者，余童年之所习也。及长，置之胸臆不敢忘。今老矣，阅世久，益觉其可宝。小之一人之身心，大之家国天下，莫之能违也。注家虽多，要以朱子为能发其义蕴，而病后生之未能尽喻也。释以今语，应有裨于初学。是稿经通人笔削已非一次，今以就正，愿为之润色焉。”余以可园故，又见其意之诚也，许之。避地虱处，无故籍可资参考，仅就平时记忆所及，采汉宋诸家之说，绎述朱注，间亦为之补正，而下笔未能自休。芜杂之讥，知所难免。越半载，始杀青。时先生已卧病，余亦以用力过勤，病脑甚剧。幸可园为之校阅补苴，始成是编耳。先生病中犹殷殷念及是书，曰将印行为周甲之纪念。呜呼！孰知今兹方排印成书，而先生之归道山已一年乎！哲嗣志明以书成告，且请序其端。适余以覆车折左臂，杜门养疴，爰为述其概略如此。既伤逝者，行自念也。

富阳蒋伯潜序于沪西鷗寄庐
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

孔子传

蔡丐因

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春秋时生于鲁昌平乡陬邑，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县。时为周灵王二十一年。父叔梁纥，母颜氏征在。孔子生三岁而父歿。儿时游戏，喜欢陈俎豆，做祭祀的礼仪。年十七，为大夫孟厘子所爱重；孟厘子的儿子懿子就请他教礼。

后来做季氏的委吏，司职吏，又做司空，但不久就离开鲁国，游历齐、宋、卫三国，都没人欢迎他，又至周，问礼于老聃。回国以后，就渐渐的多了，他又到齐国，为高昭子的家臣。齐景公很钦佩他，想封他以尼溪的田。齐相晏婴和孔子道术不同，反对他说：“孔子盛容饰，繁登降之礼，趋详之节，累世不能殫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，君欲用之以移齐俗，非所以先细民也。”意思是说儒家繁文缛节，不能叫全国的人都学着，后来也终于没有成为事实。齐大夫之中，也有因妒嫉他而要想害他的，他就从齐国回来。这时鲁国季氏专权，陪臣执国政，他就不想做官，只在家里修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，一时从远方来受业的很多。但当公山不狃在费反抗季氏的时候，也来请过他，他很想去，以为借此可以发挥自己的理想，但弟子中却有不赞成的，后来也没有成功。

到后鲁定公要孔子做中都宰，做司空，做大司寇。他做大司寇的时候，适值齐国要求和鲁公相会，孔子以齐是个强国，鲁常常受他的欺陵，心中有些不放心，就对定公说道：“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，有武事者必有文备。”

定公听他的话，因具左右司马以行，和亦侯相会于夹谷，于那地设一坛

位，土阶三级，两国君主揖让而登，献酬为礼，仪式还算隆重。不久，就有齐的官员走了上去请求说：“请奏四方的音乐。”

齐景公点一点头，接着就有一批莱人，手里拿着旂旄羽毛袞，以及矛戟剑拔之类的军器，鼓噪而进，孔子一见不对，立刻站了起来，跨上土阶二级，举起手来说道：“现在两国君主以友谊相会，为什么要用这种粗蛮的音乐，请齐国的官员重新换过。”

那官员当作不听见，侧着头，尽管自己谈天，孔子却不慌不忙的很庄重的对齐君看看，又对晏婴看看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心中却觉有些惭愧了，就立刻命令莱人回去。

但齐国的一个官员又走了上去说道：“请奏宫中的音乐。”

景公回答一声：“好。”就见一班奇形怪状的戏子，舞蹈着前进，孔子一看，这又是侮蔑鲁君的，于是急急忙忙地跨上了土阶，高声地说道：“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，请有司用刑。”

有司就依法办了，景公见了很是感动，因把从前夺去汶阳龟阴的田退还了鲁国。

后孔子摄行相事，把“心逆而险，行辟而坚，言伪而辩，顺非而泽”的大夫少正卯杀了。只三个月的时间，教化大行，男女有别，途不拾遗。齐国见孔子有这样的政绩，怕鲁国强盛起来，于己不利，就想方法去阻止他，选了八十个美貌的女子，使他们着上美丽的衣服，又教她们歌舞，特地派人送给鲁君。当她们陈列在南高门外的时候，季桓就着了便服去看过几回，又请鲁君借巡游的名义，去看了一天。鲁君看得果然不错，就叫季桓子收受了。孔子心想，国君大夫这样荒淫无度，我还能做政治事业么？就辞了职到卫国去，不久又到陈国，当他到陈经过匡地的当儿，匡人错认他是阳虎，便将他包围起来，弟子们都急得不了，孔子却说：“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

孔子从蒲回到卫，又到曹和宋，在宋和弟子们讲学不辍，又在一株大树下面学习礼仪。宋国的司马桓魋想杀害他，他虽不恐惧，但终于匆匆地到了